

摘
译

外国文艺

摘译

· 内部资料 ·

外国文艺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1974

13(22)-112.4/4

总

7

摘 译

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 字数 138,000

1974年4月第1版 197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0171·315 定价: 0.47 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在“自由”的泥潭中

——评《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常 峰（1）

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苏修电影剧本）……………（11）

贝特西（美国长篇小说·梗概）……………（165）

不良少年（日本中篇小说·梗概）……………（183）

苏修文艺动态（3则）……………（163）

美国文艺动态（3则）……………（181）

日本文艺动态（3则）……………（188）

在“自由”的泥潭中

——评《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

常 峰

一九七三年七月，莫斯科吹吹打打地又搞了一次“国际电影节”。苏修一部影片得头奖。该片的名字就叫：《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

苏修舆论界很为这部影片鼓噪了一阵子。说什么这是“我们电影的十分巨大的成就”，宣称“革命是影片的主题，政治是它的内容”云云。

今日之莫斯科竟摄制了一部“主题”“革命”的电影，岂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把本子拿来一看，原来又是一场骗局。说“政治是它的内容”是不错的；说“革命是影片的主题”则未免令人嗤之以鼻了。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的作者虽然煞费苦心地在影片主人公房间里挂上一张列宁的照片，但是他所竭力表现的主题却是对列宁的教

导的直接背叛，对革命的直接背叛。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多少年以来，在苏修叛徒集团那里，“革命”已经成为反革命的同义语了。这部影片的主题恰恰是反对革命，镇压革命。它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反革命政治路线的产物，是为这条路线制造舆论的。

该片完全歪曲了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它杜撰的情节是，拉美某国共产党议员拉米列斯、康杰、卡列拉等“被控为煽动军事叛乱罪”而被反动当局逮捕了。面对着法西斯政权制造的白色恐怖，共产党内出现了矛盾。矛盾的一方以弗兰西斯科、他的妻子玛利娅和党书记诺维拉为代表，反对群众运动，反对武装斗争，而主张以“忍耐”和“缓慢的劳动”达到目的。矛盾另一方以别涅季克托为代表，“急躁和狂暴”，主张以绑架和暗杀活动进行报复。结局是作者出于政治目的安排好的：前者化了四年时间，挖了一条通向囚室的地道，几经挫折，终于救出被捕议员，得到胜利。作为反衬，后者先是绑架陆军部长的哥哥作人质换取释放被捕议员未遂，后来又冒险暗杀陆军部长，杀人未成，自杀身亡。影片正是在比较对照中歌颂了这样一个主题：为自由而作的斗争，不只需要英勇牺牲的热情，它更需要忍耐、坚持、精细而又缓慢的劳动。谁都不会误解，这正是作者竭力向人们兜售的那条所谓“革命”的“政治”路线。

为了让这个“忍耐”和“缓慢”取得视觉上的效果，如此简单的情节，竟被拉拉扯扯地搞了上下两部。年纪轻轻的玛利娅也因此而闹了个“高堂明镜悲白发”，差点为了头发变白被弗兰西

斯科丢掉。出于同样的原因，一条长仅八十七公尺的地道，三易其人，还死了一个，竟挖了四年之久……。 “忍耐”啊，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只有“忍耐”才能“自由”，阿门！

历来的宗教都把“忍耐”当做愚民的主要信条。佛教有所谓“娑婆世界”（按：“娑婆”即“能忍受”之意），据说那里的众生由于受到释迦牟尼的教化而能忍受种种苦难和烦恼。现在，面对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千世界”，苏修叛徒集团多么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学会“忍耐”啊！

为了证明“忍耐”和“缓慢”的必要性，影片作者站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立场上，用歇斯底里的白色恐怖来吓唬群众，并且把引起白色恐怖的原因归之于“山里有共产党的队伍在活动”。

看吧，一个“小伙子两手抱头，跌跌撞撞地走着，在水泥场地上留下赤褐色的血迹。”“一个姑娘被两个警察抓着头发，拖到燃烧着的汽车跟前”。“接着，从窗户里又飞一个人来，未必是他自己决定跳窗的”。在刑讯室里，上了电刑的人们，“身子佝偻成两半，象一条扔在船甲板上的鲭鱼，或者象一只在柏油马路上被汽车辗过的猫一样。”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露骨的、本能的恐惧。”在这部影片中出现的十几个有名有姓的“革命者”，其中的大多数被枪杀、活埋、击毙，充满了血淋淋的恐怖场面。而所有这些被作者用来制造死亡恐怖的人们，除了别涅季克托，都被影片别有用心地表现为共产党搞武装斗争的“无辜”牺牲品。请看一个被捕的“共产党议员”与检查官的一段对话：

检查官：“你否认山里有共产党的队伍在活动？”

拉米列斯：“……为什么您认为山里的游击队——全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呢？……把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人都看做共产党员，这是不对的。如今每两个人之中就有一个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请看这个叫做“共产党员”的议员同武装斗争的界限划得多么清楚！而那位名叫康杰的议员一听到“被控为煽动军事叛乱”，赶紧“用一双手掌捂住耳朵”。多么“圣洁”的人啊！他们本来在一门心思地走“议会道路”，搞“和平过渡”，怎么想得到会有人去搞暴力革命呢？作者替他们抱屈，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我们看来，这里却提出了一个历史学上的老问题：究竟是压迫引起反抗，还是反抗引起压迫？究竟是暴力镇压引起暴力革命，还是暴力革命引起暴力镇压？千百年以来的反动剥削阶级都主张并宣扬后者。被苏修叛徒集团捧上了天的孔老二不就认为“君子中庸，小人中不庸”么？这就是说，剥削者都讲“仁爱和平”，只有被剥削者才喜欢斗争，喜欢造反，把一个好端端的世界搞乱了。看来，剧本作者和他的后台勒列日涅夫一伙正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但是，如簧的巧舌却掩盖不了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历史上所有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是依靠反革命暴力维持其统治的。劳动人民之所以拿起枪来闹革命完全是剥削阶级教会的。这就叫“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什么不公平呢？就拿拉丁美洲来说，为什么会响起暴力革命的枪声？还不是因为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勾结各国反动派对人

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压榨和暴力镇压的结果么！以巴西为例，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一千二百万农民完全没有土地，而十万个庄园主却拥有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法西斯政权又榨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广大农民只好离乡背井、乞讨流浪，到荒无人烟的山区去开垦荒地。可是，一待他们以自己的双手开垦了土地，嗜血成性的大庄园主就拿出反动政府发给的所谓“证件”，依仗反动军警或武装打手，烧掉农民的房屋，把他们赶走，稍有反抗即进行血腥镇压。农民走投无路，只好愤然拿起砍刀和鸟枪，同反动军警英勇搏斗。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历史的规律，革命的真理。

用反动派的血腥恐怖吓唬群众，借口“避免牺牲”反对人民拿起武器，这是新老机会主义者的惯用伎俩，实际上是要人民永远“忍耐”于当牛做马的奴隶地位，永远忍受“缓慢”的无限制的痛苦和牺牲，永远不准革命。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暴力革命所引起的分娩阵痛，无论如何总比旧社会“缓慢”的痛苦和牺牲少得多。列宁说得很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在最平静的日子里，也经常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使工人阶级遭受无数的牺牲。”在革命斗争中，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是对的。但宣传完全避免牺牲则无异于从根本上取消革命。影片鼓吹的“忍耐”和“缓慢”正是以取消革命为宗旨的。然而革命真的会被“取消”掉吗？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有。血腥恐怖吓不倒要革命的人民，“忍耐”和“缓慢”也骗不了要革命的人民！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告诉人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

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这个真理当然不是一部颠倒是非的电影所能够抹杀的。

但影片作者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为了给那条“忍耐”和“缓慢”的机会主义道路制造根据，不惜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影片中挖地道的组织者诺维拉是这样说的：“潘乔，我们这件事（按：指挖地道）……其意义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党需要清醒的头脑……极端派分子能够毁灭党，就象在印度尼西亚那样。当然还不仅在那里。”

在印度尼西亚究竟发生了什么？正如印尼中央政治局的《自我批评》指出的，造成印尼人民和印尼共产党人在一九六五年的反革命白色恐怖面前毫无准备，致使几十万印尼人民优秀儿女惨遭屠杀的，不是别的，正是印尼共五届四中全会不加批判地通过了同意苏修二十大路线的报告，并把“通过议会道路、以和平方式达到社会主义”作为党的路线。这也正是影片以形象表现的那条“忍耐、坚持、精细而又缓慢”的路线。这条错误路线染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而苏修叛徒集团正是间接的刽子手。印尼共产党人早已唾弃了什么“忍耐”和“缓慢”的鬼话，正在武装革命的旗帜下阔步前进，他们的行动是对这部反动电影的最有力的批判！

“当然还不仅在那里。”还有哪里？大约是智利吧？智利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后，曾幻想过可以这样平平稳稳地搞社会主义，苏修叛徒集团也曾利用这个“经验”又一次地宣传过“和平过渡”

路线。结果如何呢？有目共睹，结果是阿连德总统在反革命的暴力下饮弹身亡。阿连德总统显然不是什么“极端派分子”，他的牺牲使拉丁美洲人民得到一个血的教训：为了反对枪杆子就要拿起枪杆子。如今，甚至象阿连德夫人都认识到，应该“把人民武装起来”，而苏修叛徒们却仍然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这儿武器不派什么用场”。但奇怪的是，他们一面宣扬“武器不派什么用场”，一面又以自己的军火源源不断地供给拉美各国反动派。原来反动派需要武器，人民不需要武器！用意何在，昭然若揭。

影片另一个卑劣的手法，是以反对“极端派分子”的名义反对一切武装革命，或者说将一切主张武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歪曲成别涅季克托式的“极端派分子”加以否定。

在影片中，别涅季克托被表现为疯狂的个人复仇主义者。议员被捕，他主张以绑架敌人的办法来调换。父亲被杀，更如火上加油，使他下决心非杀死陆军部长不可。影片作者以卑鄙的欣赏态度，对他的死不惜以长得令人厌烦的镜头加以渲染。意在告诉人们，凡是搞暴力革命的都没有好结果。这是一种流氓和无赖的逻辑：别涅季克托主张暴力——别涅季克托错了——因此一切主张暴力的都错了。

稍有革命常识的人都不难在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和别涅季克托式的恐怖主义之间划清界限。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反对以个人暗杀和绑架的手段来进行政治斗争，反对个人或少数人脱离群众的冒险恐怖行动，因为这种做法有损于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根本利益。列宁就在许多著作中痛斥过民意党人

所采用、后来又为社会革命党人所继续采用的那种个人恐怖策略，指出以这种策略代替群众斗争，只能危害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不应当由密谋家而应当由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党来进行。**”因为这种密谋家的活动同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毫无共同之处。恰好相反，它正是“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思潮在另一个极端的产物，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因此别涅季克托这个苦果子，还是修正主义的先生们自己吃下去的好！

影片作者煞费苦心地杜撰一个别涅季克托来作为弗兰西斯科的反衬，其目的很显然。第一，通过别涅季克托这个捏造出来的形象影射和攻击拉美广大革命共产党人，诽谤和诋毁他们选择的武装斗争的道路。第二，企图把他们拉到弗兰西斯科那条“地道”里去，走“和平过渡”的道路，以便埋葬拉美人民革命。因此作者就不惜以极卑污的语言通过辱骂别涅季克托来发泄苏修叛徒们对拉美马克思主义者的刻骨仇恨。什么“点缀人世间的疯子”呀，什么“害了自己，也要害了我们大伙儿”呀，什么“他自己需要”死呀，……。但是，别涅季克托既然同拉美革命者毫无共同之处，那末，这种种恶毒的咒骂，便只能奉还给苏修的大人先生们。面对“天下大乱”的大好革命形势，正是苏修叛徒们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成了“点缀人世间的疯子”。因为只有疯子才会相信这样的白日梦：通过处死一个伪造的别涅季克托就能够扼杀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运动。

那么，这条经过正、反面烘托的弗兰西斯科的“地道”即“忍

耐”的路线通向何处？据说通向一个叫做“自由”的理想王国。那个为了挖地道而活活累死的矿工卡尔洛斯，作为作者的传声筒，不是嚷嚷着“为革命！为自由”干杯吗？那个迫不及待地表白自己同武装斗争毫无关系的议员拉米列斯不也说什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由”吗？可见影片是把“自由”当作“革命”的纲领提出来的。难怪它的题目也叫《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

人们知道，自由同民主一样，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在不同阶级的手里有着不同的内容。“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人到处都以主人的资格来利用所得到的自由，把它局限于温和的、规规矩矩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在和平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微妙的手段配合起来，在风暴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野蛮残暴的手段配合起来。”这部电影根本不提夺取政权的根本任务，根本反对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反而把廉价的“自由”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只能暴露出苏修叛徒集团在这个“风暴时期”，也把它和各国反动派“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野蛮残暴的手段配合起来”了。

事实正是如此。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自从篡党夺权以来，已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弄成了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对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企图用集中营、疯人院、苦役和流放来镇压苏联人民的新觉醒。对外，则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和扩张，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互相争夺、互相勾结，共同出钱、出枪，帮助各国反动

派镇压各国人民。害怕本国人民造反同害怕世界人民造反是一致的。镇压本国人民革命同镇压世界人民革命是一致的。而在这内外两个领域，廉价的“自由”和带血的刺刀都是可以交相为用的。

资产阶级用虚伪的“自由”的口号欺骗人民已经有几百年了。修正主义者用这个口号为资产阶级效劳也接近一个世纪了。历史证明，他们的下场都是不妙的。我们可以引用一段列宁的论断来回答今天莫斯科的“自由”论者：“是呵，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向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向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向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广大亚、非、拉各国人民正在踢开苏修及其走狗们设置的种种泥潭和重重障碍，粉碎他们用以破坏革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拿起武器，一往无前地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在这熊熊的革命烈火中，苏修叛徒们必将在“自由”的泥潭中陷于灭顶之灾。对此，世界革命人民将鼓盆而歌！

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

(苏修电影剧本)

弗·叶若夫、弗·扎拉克雅维楚斯

黄色衬底的字幕:

“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

国 会

国会大厦。上空飘扬着一面国旗，远处是起伏的群山。几个参议员沿着楼梯下来，其中年轻的阿里别托·拉米列斯，身材出众(镜头停止)。在呆照上，在拉米列斯的身上，出现一个十字架，仿佛是用浓颜料打上的。接着，在这个参议员的头上绕上一个圆圈。镜头下出现字幕：“共产党参议员阿里别托·拉米列斯，30岁”。

他在和一个同事谈话。那个人踮起脚尖，几乎俯在他的耳边，忧心忡忡地讲着什么。拉米列斯笑笑。

首 都

从高处，从鸟瞰的高度闪过大厦。群山。峭立的山峰。

国会旁的林荫大道

阿里别托·拉米列斯只剩下一个人了。他依然在笑，依然自由自在。他在林荫大道的背阴的一边，在浓密的法国梧桐树下，沿着议员汽车停车站走着。远处，他看见一个头发浅黄的女人和一个手拿红色阳伞的小姑娘。

绿色衬底的字幕：

“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

国会旁的林荫大道

女人向他招手。小女孩挣脱母亲，迎着他奔来。突然，出现三个男人。衣着、发式一模一样。他们遮住那把红阳伞。他们还未映在焦点上，由于光距过近，人已变形。

他们先给拉米列斯戴上手铐，然后一个人说：

“依法……”

拉米列斯：“什么法？！你们发疯了！我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委员！”

拉米列斯脸朝下栽倒在汽车里。他的两条长腿伸在汽车外面。那个坐在他身上的家伙，干脆用手拉着车门。汽车开动。红阳伞戳汽车的玻璃窗，戳了几下。一会儿给甩下了，完全甩下了。

红色衬底的字幕：

“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

国会旁的林荫大道

拉米列斯的那个同事，这时正在汽车中间绕来绕去。心事

重重。匆匆忙忙。(银幕下面的字幕：“参议员季耶若·冈扎列斯，35岁，激进行动党”。)

他拉开车门。坐在驾驶盘后面。从后面伸进四只大手，抓住他的肩膀和手腕。手铐咔嚓一响。(镜头停止。他的胸前出现一个圈着圆圈的十字叉。)

人行道上。海军陆战队的一队巡逻兵，慢悠悠地踱来踱去，缠住姑娘们，说些下流话。

国会。走廊

一个长着拳击家下颏的男人从电梯里走出。在他那精心刮过的脸上，凝结着神经质的微笑。(银幕下面的字幕：“共产党众议员瓦里杰尔·康杰，25岁”。稍后，也许是同时，出现了有圆圈的十字叉。)这个众议员的身边还有一个人物，但是我们只能瞧见他的一个肩膀和一部分面孔。康杰在厕所的门口停下，对他的同伴说：

康杰：“您要不要进去一下？”

同伴：“不。”

康杰：“小解一下也不要？”

同伴：“不，不。”

康杰(耸耸肩膀，表示歉意)：“我要进去一下！”

国会。厕所

康杰和同伴走到瓷砖的墙壁跟前。康杰抬起一只手。手腕上套着手铐的铁环。康杰举起手的时候，伴随他的那个特务也抬起了一只手，手铐的另一只铁环，就套在他那只手上。康杰的

手举到条纹的宽带前，整理领结。

国会。办公室

在一张大写字台的旁边，在一叠叠堆积的公文和信封中间，看得见一个花白卷发的脑袋和一张红润润的脸膛。（银幕下面有字幕：“共产党众议员哈克托·卡尔夏·弗列塔斯，56岁”。）电话铃响，弗列塔斯拿起话筒。（镜头停止。圆圈里有个十字叉）。他皱起眉头，嘿嘿冷笑，一边咳嗽，一边同那个看不见的对方交谈：

弗列塔斯：“您要警告我吗？……荒唐！……您，我的素不相识的亲爱的，这类玩笑，您选别的时间，找别的对象去……”

在他讲话时，他背后的房门打开了，两个穿灰西装的人走进办公室。

第 一 部

双层汽车房

一幢房子的白墙。显出一个墙洞——汽车房的“入口”。紧挨着有个两米宽的“出口”。这是双层汽车房。汽车房前，有几根冲洗汽车的水龙带，柱子和崭新的、擦成垛垛的汽车轮胎。前面的水泥场上，有肥皂水泡沫，这是汽车房的小伙计马努艾礼在给顾客洗刷汽车。汽车的窗子紧闭。驾驶盘后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的身旁有个男人，脑后满是汗水。在冲洗汽车的时候，那男人在翻阅报纸，汽车的窗子流着肥皂水。